

天堂的
眼泪

Tears in the heaven

吴有音著

天堂的眼泪

· · · · ·

吴有音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的眼泪/吴有音著. -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2.12

(红鼠标丛书)

ISBN 7-5391-2215-3

I . 天... II . 吴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5550号

天堂的眼泪/吴有音

责任编辑 彭学军

装帧设计 汤 靖

插 图 刘 刚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, 邮编: 330025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

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79千

书 号 ISBN 7-5391-2215-3 / I · 520

定 价 11.80元

(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, 电话: 0791-6524772)

目录★ 天堂的眼泪

第一章：回家

001

一些现金，几条名贵的领带显示出它们主人曾经奢侈的生活，但是桌上尘封的威士忌却显出乔此刻的困境。乔最后一次检察他随身的皮腰包，里面有—本可以去C国的护照。他吸完最后一支船长牌雪茄，把烟头熄灭在盛着琥珀色威士忌的玻璃杯里，提上简单的行李，走出黑暗的地下室。

第二章：伤痕

026

那一刻看尽人世悲欢的神被吵醒了，神抬起清澈的眸子，挥一挥手，金色的太阳雨就洒了下来，远处的天空就荡起了一道彩虹。

第三章：阴谋

051

雪一直下，有一根枝丫终于承受不住积雪的重量，“嚓”的一声折断了，一大片雪“哗”的一声铺盖下来。这时小吉忽然鼓足勇气，转过头去。背后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。小吉捂着剧烈起伏的胸口，好像不这样，那颗小鹿般横冲直撞的心脏就会跳出来一样。她闭着眼仰起脸，展开双臂任凭洁白冰凉的雪花落在她娇秀的脸庞上。

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，等她再睁开眼时，竟然看到一张大猩猩的脸就在眼前！寂静的松林里响起一声惊恐万分的尖叫！

第四章：绝路

076

那只蝴蝶看着它的同伴们双双对对地飞翔在蓝天上非常羡慕。它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哑巴伴侣时，柔情又上了心头。它对它说：“你呀！多美好的生命都被你浪费了。你呀！我告诉你多少心声，可你总是默默无语。”

天堂的眼泪 * Tears in the Heaven

095

第五章：失望

乔的心里充满了自豪，他很想找个人说说，因为他第一次体会了只有父亲才体会得到的自豪。他低下头时看到一个泪水朦胧的键盘，抬起头时想起可以说说话的两个人都已经离开他了。

113

第六章：逃亡

乔站起身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好不容易在路边找到了一台提款机。当他用颤抖的手塞进那张信用卡时，他感觉自己是站在末日审判台上，如果能顺利提出钱款的话，也许他就可以带着小吉开始更美好的崭新生活。可两秒钟之后，他发觉自己的密码已经被改写了。

140

第七章：较量

“原来你一直吓唬人的那把枪是水枪？哈哈哈！太好玩了！我们再玩一次吧。哈哈哈！”小吉笑得一塌糊涂。

“玩不动了，玩不动了。哈哈，你知道，他的屁股真是太肥了，哈哈……”乔笑得一喘一喘的。

小吉笑得憋红了脸蜷缩在座位里，这时她看到一摊鲜血铺开在乔的座位底下。

165

第八章：礼物

然而又一排枪声同时响起了，乔倒下了。一张照片从他怀中飘落，照片上小吉无助而又坚定地站在那片黑黝黝松林前的雪地上。小吉跑回乔的身边，抱起他的头，乔的血染红了小吉的衣裳。小吉轻轻把那个猩猩头套从乔头上脱下，她发觉乔的脸上满是泪痕。乔的眼睛慢慢闭上了，他的嘴角有一丝微笑，他的眉头间染上了夕阳金色的落寞。

第一章：回家

“天堂游乐场”里一排警车的警笛声乍然间响彻云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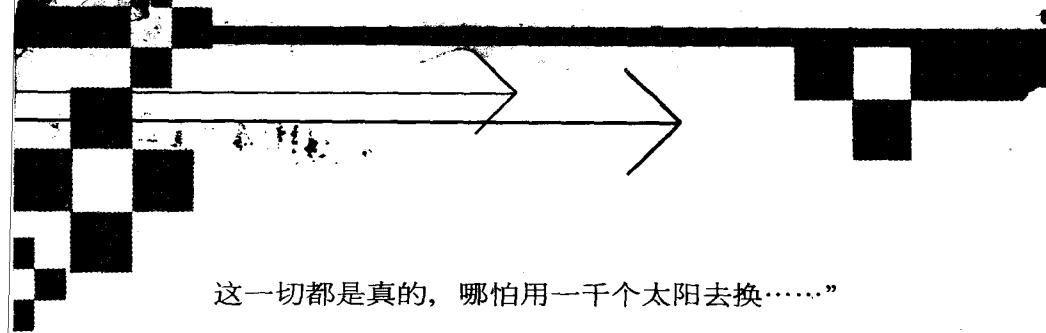
“限你在十分钟内交出人质！”扩音器里传来警察沙哑的声音。

小吉眯起眼看着前方一排闪烁的警灯，感到有点冷，感到就连心都在一点一点凉下来。

“哪天你真正学会忍受失望了，你就知道天堂网站的网址了。”松树林里的雪地上，猩猩先生的狞笑声此时回响在小吉耳畔。小吉感觉自己病态的孤独和任性正在冰消瓦解——

这一次她没有发怒，没有自残，没有沉默也没有歇斯底里。

“天堂网站的网址就是‘失望’吧？”最后小吉平静地想，“这真是个伤心的骗局啊，根本就没有天堂网站吧？但这真是个幸福的骗局……我宁可相信



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哪怕用一千个太阳去换……”

一年前的秋天……

某条网络信息经过处理，瞬间就跨越了半个世界。它像条以光速闪过的鱼，游过沉睡在冰冷海底的粗大光缆，进入一个废弃造船厂的地下室，钻进乔的笔记本电脑的硬盘。弥漫着铁锈红的空气中，那台超薄笔记本的银色钛合金外壳散发着质感光芒。

四周安静得令人窒息，只有远处油轮进港的鸣鸣声和乔缓慢敲击键盘的声音。然后这条信息打开在乔的面前，闪烁的荧屏上，乔的脸色随着变化的页面，在黑暗中诡异莫测，变幻无常。

搜索项目——“孤独症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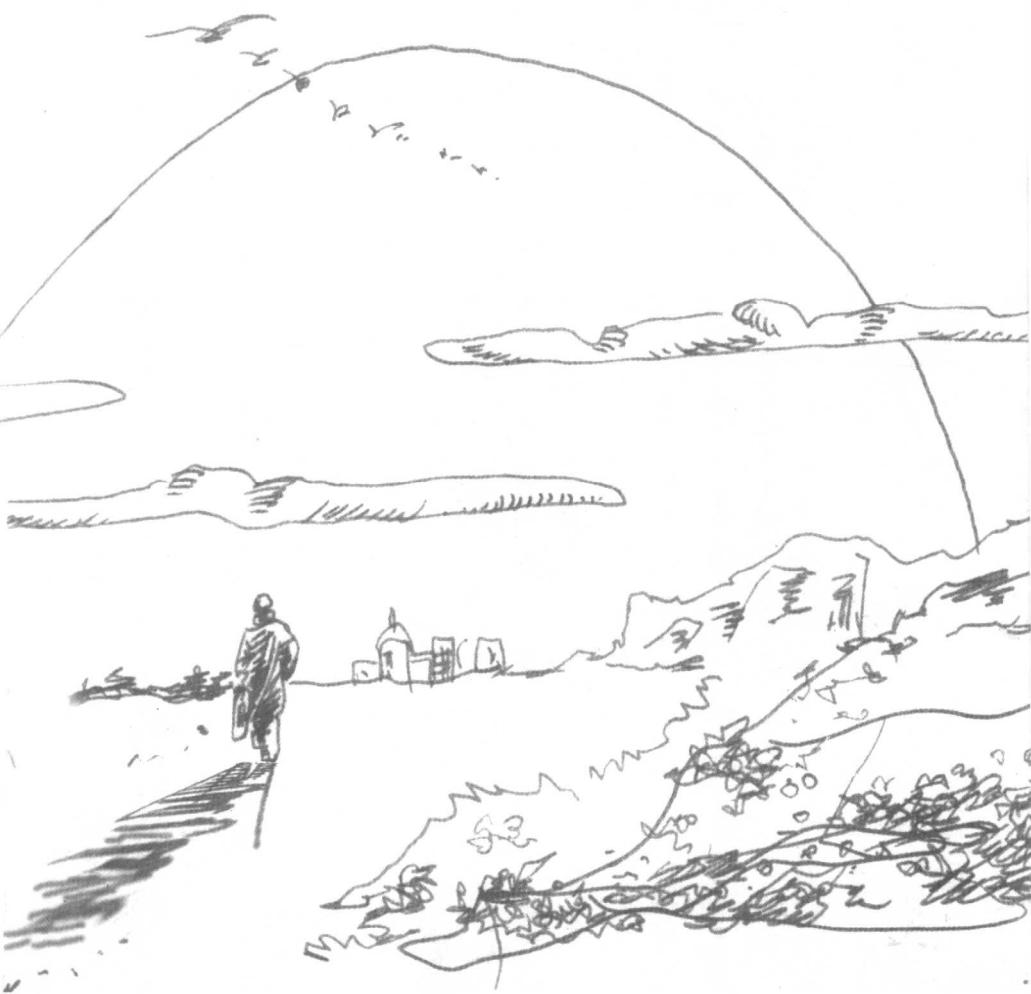
搜索结果——http://www.*****.com——孤独症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精神病医生Leo Kanner于1943年提出并确定下来的。孤独症和自闭症同为英文Autism一词的中译名。Autism一词源于希腊语autor，原意为自我，用来描述孤独症患者的突出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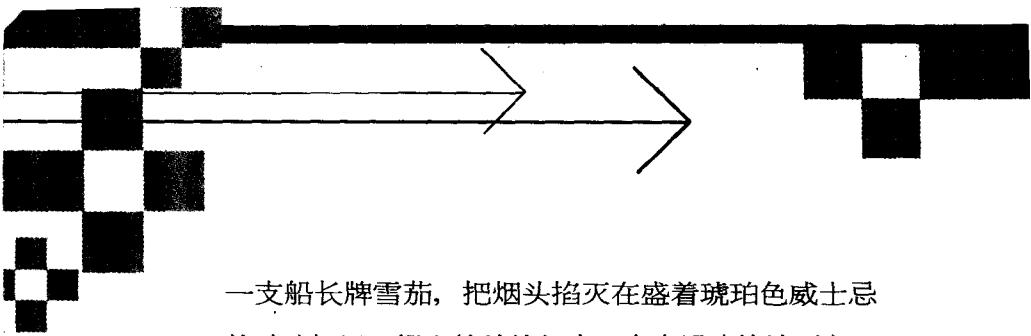
2006.11.23

征——他们的自我兴趣。孤独症儿童由于其社会交往能力非常弱，很难与周围的人发生正常的沟通行为。孤独症患儿在成长过程中，也会由于他们的孤独症障碍产生心理上的发育偏差和异常。最常见的现象就是：在与他人的交往当中表现出愈来愈退缩的结果，如：依恋某件物品或某项单一的活动；在必须与人对话时移开目光或跑开；看似莫名其妙的哭闹或笑；伤害自己的身体或攻击他人等……”

乔关上笔记本站起身，点了支烟，站在昏暗的地下室中思索了很久。然后走进浴室洗个了远行前的热水澡，浴室中热气氤氲，乔恶狠狠地看着镜中的自己。一滴水珠沿着平滑的镜子滑下，在迷蒙的镜面上划出一条清晰透亮的轨迹，乔怔怔地抹去这滴水珠，就像当年抹去蔷薇的泪珠一样。然后他开始收拾行李：一些现金，几条名贵的领带显示出它们的主人曾经奢侈的生活，但是桌上劣等的威士忌却显出乔此刻的困境。乔最后一次检查他随身的皮腰包，里面有一本可以去C国的护照。他吸完最后







一支船长牌雪茄，把烟头掐灭在盛着琥珀色威士忌的玻璃杯里，提上简单的行李，走出黑暗的地下室。

门外是黄昏，不远处传来油轮入港的呜鸣声。

然后最后一抹火红的斜阳温柔地铺开在废弃的造船厂里，暗红色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废钢铁和机油的味道，一只冰冷巨大的船头直指瑰色天空，上面布满了斑斑锈红。巨大弃船血红色的吃水线下是一大片黝黑的阴影，乔就在这片阴影中向远方走去。

在一轮巨大夕阳的映衬下，他的背影显得既渺小又孤独，背后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。

那天黄昏，当乔登上波音747从空中鸟瞰暮色苍茫的大地时，爸爸正抱着小吉站在雨后小山坡上仰望天空。小吉平静地躺在爸爸怀里，看着高渺的蓝天，看着远处的彩虹。小吉攥着风筝线等啊等啊等，等了很久很久妈妈还是没有来取走风筝上绑着的信。

太阳把初秋的空气都染成金黄，空气里飘散着一股蒲公英和青草的味道，一个高大的男人踏着一

天堂的眼泪

地落叶走进彩虹山庄。几只蜜蜂“嗡嗡”地绕着他飞了几圈，像是责怪他唐突的到来打破了彩虹山庄十点钟的安宁。一片迷人金色中，两棵大梧桐树在芬芳的秋风中舒展着，呼吸着，城郊特有的安详风儿划过树叶，留下一串自然的音符。十三岁的小吉就坐在树阴下，穿着昂贵的丝绸短裙，美得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天使，冷得像是一滴带着满身九天云外寒气的晶莹剔透的雨珠。她嗅着根狗尾巴草，用既冷漠又恐慌的眼神打量着微笑走近的陌生男人。她注意到这个满面风尘的中年男人放下行李时，压倒了一朵洁白的雏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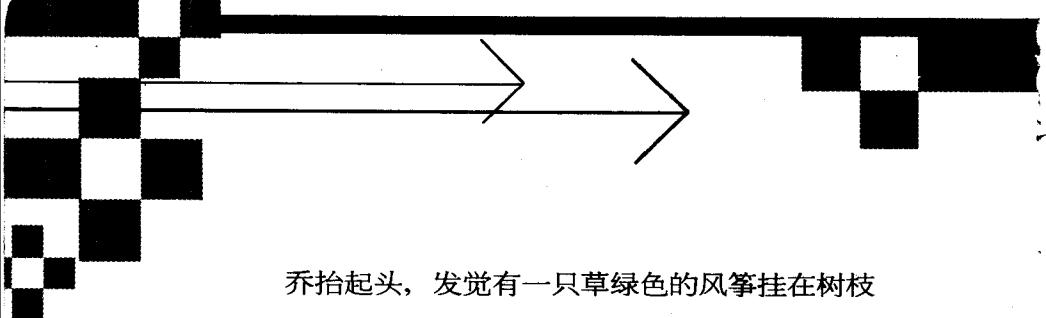
然后她就别过头去，紧紧盯着一只挂在树枝上的风筝，好像那个正不断走近的陌生人已经消失在空气里一样。

那一刻乔从她的天生丽质中读到了蕾蕾的影子，渐渐地，空气如水幕般铺开，在带着涟漪的伤感中，乔似乎看到蕾蕾责备的样子。

“好吧，我来了，就这样。”乔想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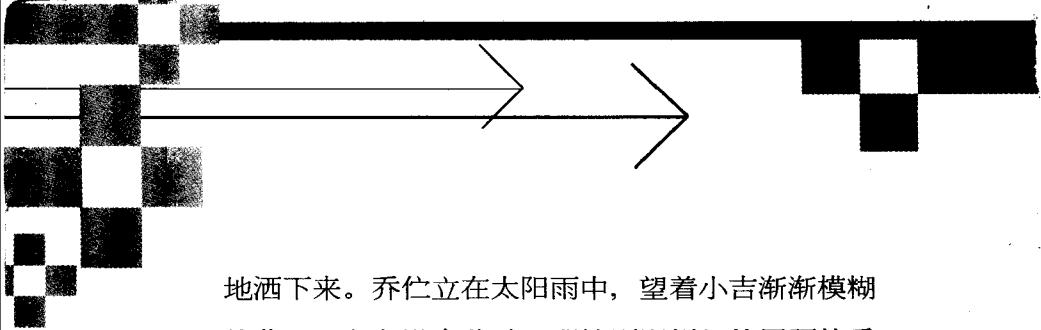
乔抬起头，发觉有一只草绿色的风筝挂在树枝上，他高高跃起，一把拽下了风筝递给小吉，这时他发觉风筝上还绑着一个信封，信纸落出信封，迎风展开，上面涂得花花绿绿的。

小吉感到心脏有点扑扑地跳，从小到大，她很少见到山庄外的人。她早已习惯了这片天地，习惯了时光从指缝中慢慢流逝，习惯了空气中飘荡着的绝对安详和宁静。她感到很不舒服，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很不舒服，因为她从这个陌生男人的身上闻到一股很不和谐的气味。

乔走到小吉跟前，小吉仰起头，看不清乔的脸。高大的乔站在一片金色的阳光前，成为一个黑色的剪影——黑色的剪影弯下腰，向小吉伸出他的手。那双手真大！真像个大蒲扇，上面布满了岁月的艰辛留下的老茧。从来没有一个成年人向小吉示意过握手。小吉怯生生地站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跑向隐没在一片绿色和金色中的那幢巨大别墅。

阳光依旧迷人，开始有晶莹的太阳雨稀稀落落





地洒下来。乔伫立在太阳雨中，望着小吉渐渐模糊的背影，久久没有移动。那幢别墅鲜红的屋顶给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乔抬起头，感到冰凉的雨点印在脸上。

“先生您是……”不知何时，彩虹山庄的管家老妈已经站在了他的背后。

乔回头的那一刻，极力掩饰住脸上的惊讶，“她已经这么老了！”他想。

管家老妈好像没有认出乔，她浑浊的眼睛里似乎只有疲惫。看着她在前面颤颤巍巍地引路，乔暗自松了一口气——“我不再年轻了，她没有认出我。或者……她什么都忘了。”乔想。

乔回头看了一眼天空，他看见远处不知何时升起了一道纯净的彩虹。

乔来到彩虹山庄的两个月后……

“我依然无法确诊小吉是否患有孤独症。”爸爸宽敞雅致的大书房中，心理医生双手一摊说。